

一只淡蓝色的透明的手

冯渊

放寒假了,学校食堂快要停伙。连续下了好多天雪,汽车站很多班车停开。学生要赶回一百公里外的家,得自己想办法。

有能耐的同学联系了一辆车。坐车的同学不是一个专业也不是一个年级的,会张罗的同学就出来登记名单、收费。天太冷,能找到车子回家,太激动了,我接过纸头,签字的手不停颤抖,名字都没法写清楚。那个同学说,你是在画符吗?车子只到江南啊,过江后面的路,你自己想办法。

不管了,走一程是一程。

等上了车,一切都安顿下来,我发现身边坐的是一个女生。我们彼此不认识,一路无话。我靠车窗坐在里边,看着窗外的风景。

大雪掩映着村庄,房子旁边是落光了叶子的大树,村子周围的菜地里有找虫吃的鸡,还有一条小黄狗,又有一条小花狗。炊烟升起来,烟囱上的雪融化了,落在屋顶,沿着屋瓦往下滚,扬起薄薄的一层雪雾。水塘镶嵌在村边的空地上,冒着一股股寒气。

路滑,乡村公路,司机开得不快。熟悉的同学之间说说话,很快倦了,语声渐息,有人歪着脑袋睡着了。我没有打盹。

我担心到了目的地怎么办。离家还隔着一道长江呢,没有桥,没有轮渡,江面不会结冰,谁都过不去。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,但大部分同学就是江南各个乡镇的,步行回去都可以。只有不多的几个人,家在江对面的几个县。怎么办?这样想着,不免有一点焦虑。

看窗外变化不大的风景,想想未卜的前程,有点无聊。我斜过身子,看了一眼身边的同学,她倒是睡着了。她穿着淡紫色的滑雪袄,袄子连着帽子,她将脑袋微微缩进衣服里,帽子就将大半个脸遮住了。女孩睡着了,在一旁偷看是不好的。

我两眼直视前方。听着车轮压着冻雪的声音,沙沙沙,很好听。

女孩用一只手轻轻抓住前座椅背后的一道横杠,大概想靠这个保证身子不会倾斜,但这时她处于半睡半醒之中,她的手不能一直握紧横杠,不时滑脱。我想,要么紧紧握住,要么干脆听凭自己的睡意,窝在座位上。

她沉浸在自己的睡意中,这是她的事,我不好打扰。但是——

她的手轻轻握住前面的横杠,她

握得这么无力,纤弱,又那么执著。感觉指尖脱落时,她好像从深深的睡眠之海里升腾起来,就伸手握紧那个横杠。不到两秒钟,沉重的睡神将她吞噬,她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吸到沉默的海水深



少年

张亮亮 摄

处。她的指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横杠,先是食指和无名指轻轻滑开去,滑开的时候,似乎又有一种力量往前伸展,她要卷土重来,再重重握住。我以为她能握住,没有,她非常疲倦,手指里的力量都消耗尽了,中指的指尖轻轻触碰着横杠,与横杠做了最后的告别。这时,她整个人失去了依傍,猛然往后一靠。

我多么希望她就此醒过来。

还没有。她又将手伸出去,在迷离中,她总能稳稳握住那道横杠。然后重复那个紧握、无可奈何地放松、挣扎握紧,轰然后退的历程。

我本来不想关注这些,我本来是看窗外风景的。但冬天密闭的车厢内,大家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玻璃上涂上了一层厚雾,我用袖子擦掉,雾气又涂上,两袖都湿了,只好停止了徒劳无功的动作。

我看什么呢?我怎么就一点都不困呢,如果我睡着了,这些事都跟我没关系了。

她的手真好看。

我从未这样近距离、长时间静静地看过一个女孩的手。她的手好像是透明的,淡蓝色的。在轻微晃动的客车里,在这些混沌的呼吸里,显得不那么真实。一个女孩的手应该是白皙的、细腻的,纤瘦的或胖嘟嘟的,怎么会有一双淡蓝色透明的手呢?

我想起茨威格那篇著名的小说,一个贵妇对赌徒的手的迷恋,他写道:“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,秀窄修长,却又丰润白晰,指甲放着青光、甲尖柔圆而带珠泽。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——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,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——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,是那种狂热的感情,那样抽搐痉挛的互相扭结彼此纠缠。”

这个女人在她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迅速沦陷,委身于一个阶层与她完全不对等的赌徒,想拯救对方却被对方抛弃,她对赌徒双手的迷恋,作家对她瞬间爆发的激情的细腻描

写,使得这篇小说成为经典。

我读过茨威格的许多小说,也理解他笔下的激情,但于我而言,那都只是纸上谈兵。现实中,我是一个温和而胆怯的男孩,对这个世界没有非分之想,也不希望真的出现强烈的被激情控制的生活。我只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。

可能是不停晃动造成的幻觉。她多么脆弱,多么需要一个依托。这个依托不必是我,我希望看到她在一个坚实的臂膀,或者在温和的怀抱里好好安睡,而不要让这只柔软、柔弱的小手颠沛流离。

可是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可爱的、可怜的小手。一次次握紧,一次次徒劳地往前伸展,又一次次绵软地滑脱,就像春风一遍遍抽打柳条,甜蜜的惆怅也抽打着我的心脏。

这跟我没有关系。

我知道。

但是我可以提醒她一下吗?喊醒她,然后说什么?我有足够的自信让她从渊深的睡海里浮出来?我会讲笑话逗趣,让她乐得睡不着?

我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么我跟她讨论我读过的书,看到的风景,算了,我从未在陌生的女孩面前夸夸其谈。

我尊重所有从我身边走过的女孩,她们都是美好的、与我无关的。对同龄的女孩,我有点微薄的好奇,又保持足够的自矜。我还未产生主动接近她们的愿望。

我想来想去,即使贸然喊醒了,我这么寡淡无趣的人,找不到话题,她一定还会因为困倦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。

但是,她的手这样抓握让我难受。我提醒她不要这样抓握,松开、滑脱,然后又去抓握,她能理解吗?她会不会觉得我是冒犯?

我估计自己无法跟她解释清楚。

你能告诉春风不要去吹杨柳?你能怪杨柳披拂撩动了春愁?那是你的事,跟我有关系。

我确实没有理由叫醒她。我只

能看着这只孤独的小手,漂浮在无边的海里。它不属于这个女孩,它就是一只孤零零的、怯弱的小手,泛着海水淡蓝色的幽光。我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楚,我不熟悉这个同学,是的,我根本不认识她。但是,这只浮动的小手却折腾得我无法安生。

一切内心的风暴都会止息。在你不胜其扰的时候,新的困扰会将前一个困扰扫荡得干干净净。车子终于到了江边的小站。司机说,前方是长江轮渡。

大家一下子睡醒了,争着下车。有人打着招呼,不急不慢地拎着行李奔向自家的方向,我身边这个紫色滑雪袄里的女孩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,她一闪身站起来,麻麻利利收拾东西,那只漂浮的、淡蓝色的手只是我的幻觉。她的手坚定有力抓住了座椅扶手,三下两下,就奔到了出口。

我还是没有看清楚她的脸。不过,此刻,比看她脸更重要的事,是找到轮渡的售票处。

我来到售票大厅,看到的不是一群人,而是一团蜜蜂。前面的全是团团聚起来的脑袋,后来的人担心自己抢不到最后一班船的船票,就直接大踏步从人头上走过去。有的是被人举起来横卧在人头上方,从一堆人头上往窗口爬过去。

这种强烈的刺激让我在车上滋生的一点温存很快消失掉,就像一杯甜蜜的米酒瞬间变得辛辣、清冽起来。

我也加入了这蜂拥的人流。春天,我见过油菜花上成团的蜜蜂,它们是抢花粉吗?打架吗?为什么成团成团地出现呢,嗡嗡嗡,跌跌撞撞,在盛开的菜花间攀爬、飞舞。此刻的我就是一只小小的土蜂,其貌不扬,瘦瘦怯怯,为了花粉,在喧闹的蜂群里挣扎。

每一朵花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哪一只蜜蜂。油菜花长在固定的茎干上,看上去很有秩序,一切都被规定好了,其实它最开始作为一粒种子撒在地上,也是随机的、身不由己的;蜜蜂就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了,它从哪里飞来,采完了这些花粉吸足了甜美的花蜜,飞到哪里去了?

我站在甲板上,轮船发出低沉的笛声,烟囱冒出一阵黑烟,慢慢离开江南,往江北航行。

船上的人慢慢安静下来。我又想起那个紫色滑雪袄的女生,在这荒芜的甲板上,她如果打盹,那只淡蓝色的、透明的手,要抓住什么、能抓住什么呢?

江上只有冬风。她的脸会冻得通红吗,她伸出去想抓紧什么的手,四顾茫然中收回,会不会感到失望?

现在,她穿过小路、树林、池塘、冬麦地,到家没有?

这跟我有关系吗?没有关系。我在剩下的行程里突然感到了一种严重的不踏实,一种无法捉摸的空虚。

我安稳、坚定的内心,像江岸边的积雪,一些积雪肯定会随着即将到来的严寒继续冻结,一些积雪则因为靠近江水,不知不觉会被江水濡湿、融化。

